

我們這一本，因為我們的能力太小的緣故，當然不能稱爲『定本』，但完全實勝于德譯，而序跋，注解，地圖和插畫的周到，也是日譯本所不及的。只是，待到攢湊成功的時候，上海出版界的情形早已大異從前了：沒有一個書店敢于承印。在這樣的巖石似的重壓之下，我們就只得宛委曲折，但還是使她在讀者眼前開出了鮮艷而鐵一般的新花。

這自然不算什麼『艱難』，不過是一些瑣屑，然而現在偏說了些瑣屑者，其實是願意讀者知道：在現狀之下，很不容易出一本較好的書，這書雖然僅僅是一種翻譯小說，但卻是盡三人的微力而成——譯的譯，補的補，校的校，而又沒有一個是存着藉此來自己消閒，或乘機哄騙讀者的意思的。倘讀者不因爲她沒有潘彼得或安徒生童話那麼『順』，便掩卷歎氣，去喝咖啡，終于肯將她讀完，甚而至于再讀，而且連那序言和附錄，那麼我們所得的報酬，就儘够了。

一九三一年十月十日。

## 好東西歌

阿二

南邊整天開大會，北邊忽地起烽烟，北人逃難南人嚷，請願打電鬧連天。還有你罵我來我罵你，說得自己蜜樣甜。文的笑道岳飛假，武的卻云秦檜奸。相罵聲中失土地，相罵聲中捐銅錢，失了土地捐過錢，喊聲罵聲也寂然。文的牙齒痛，武的上溫泉，後來知道誰也不是岳飛或秦檜，聲明誤解釋前嫌，大家都是好東西，終於聚首一堂來吸雪茄煙。

〔一九三一年二月十一日出版十字街頭半月刊第一期。〕

# 公民科歌

阿二

何鍵將軍捏刀管教育，說道學校裏邊應該添什麼。首先叫作『公民科』，不知這科教的是什麼。但願諸公勿性急，讓我來編教科書，做個公民實在不容易，大家切莫耶耶乎。第一着，要能受，蠻如豬囉力如牛，殺了能吃活就做，瘟死還好熬熬油。第二着，先要磕頭，先拜何大人，後拜孔阿丘，拜得不好就砍頭，砍頭之際莫討命，要命便是反革命，大人有刀你有頭，這點天職應該盡。第三着，莫講愛，自由結婚放洋屁，最好是做第十第廿姨太太，如果爹娘要錢化，幾百幾千可以賣，正了風化又賺錢，這樣好事還有嗎？第四着，要聽話，大人怎說你怎做。公民義務多得很，只有大人自己心裏懂，但願諸公切勿死守我的教科書，免得人人一不高興便說阿拉是反動。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一日出版十字街頭半月刊第一期。）

南京民謠

大家去謁靈

靜默十分鐘

強盜裝正經

各自想拳經

（十二月二十五日出版十字街頭半月刊第二期。）



# 『言詞爭執』歌

阿二

一中全會好忙碌，忽而討論誰賣國，粵方委員噤哩咕，要將責任歸當局。吳老頭子老益壯，放屁放屁來相嚷，說道賣的另有人，不近不遠在場上。有的叫道對對對，有的吹了嗤嗤嗤，嗤嗤一通不打緊，對對惱了皇太子，一聲不響出『新京』會場旗色昏如死。許多要人夾屁追，恭迎聖駕請重回，大家快要一同『赴國難』，又拆台基何苦來？香檳走氣大菜冷，莫使同志久相等，老頭自動不出席，再沒狐狸來作梗。況且名利不雙全，那能推苦只嘗甜？甜賣就大家都賣不都，否則一方面子太難堪。現在我們再去痛快淋漓喝幾巡，酒酣耳熱都開心，什麼事情就好說，這才能慰在天靈。理論和實際，全都括括叫，點點小龍頭，又上火車道。只差大柱石，似乎還在想火拼，展堂同志血壓高，精衛先生糖尿病，國難一時赴不

成，雖然老吳已經受告警。這樣下去怎麼好，中華民國老是沒頭腦，想受黨治也不能，小民恐怕要苦了。但願治病統一都容易，只要將那『言詞爭執』扔在茅廁裏，放屁放屁放狗屁，真真豈有之此理。

一九三二年一月五日，十字街頭第三期。



## 今春的兩種感想

——在平北輔仁大學演講——

我是上星期到北平的，論理應當帶點禮物送給青年諸位，不過因為奔忙匆匆未顧得及，同時也沒有什麼可帶的。

我近來是在上海，上海與北平不同，在上海所感到的，在北平未必感到。今天又沒豫備什麼，就隨便談談吧。

去年東北事變詳情我一點不知道，想來上海事變諸位一定也不甚瞭然。就是同在上海也是彼此不知，這裏死命的逃死，那里則打牌的仍舊打牌，跳舞的仍舊跳舞。

打起來的時候，我是正在所謂火線裏面，親遇見捉去許多中國青年。捉去了就不見



回來，是生是死也沒人知道，也沒人打聽，這種情形是由來已久了，在中國被捉去的青年素來是不知下落的。東北事起，上海有許多抗日團體，有一種團體就有一種徽章。這種徽章，如被日軍發現死是很難免的。然而中國青年的記性確是不好，如抗日十人團，一團十人，每人有一個徽章，可是並不一定抗日，不過把牠放在袋裏。但被捉去後這就是死的證據。還有學生軍們，以前是天天練操，不久就無形中不練了，只有軍裝的照片存在，並且把操衣放在家中，自己也忘卻了。然而一被日軍查出時是又必定要送命的。像這一般青年被殺，大家大爲不平，以爲日人太殘酷。其實這完全是因爲脾氣不同的緣故，日人太認真，而中國人卻太不認真。中國的事情往往是招牌一掛就算成功了。日本則不然。他們不像中國這樣只是作戲似的。日本人一看見有徽章，有操衣的，便以爲他們一定是真在抗日的人，當然要認爲是勁敵。這樣不認真的同認真的碰在一起，倒霉是必然的。

中國實在是太不認真，什麼全是一樣。文學上所見的常有新主義，以前有所謂民族主義的文學也者，鬧得很熱鬧，可是自從日本兵一來，馬上就不見了。我想大概是變成爲藝術而藝術了吧。中國的政客，也是今天談財政明日談照像後，天又談交通，最後又忽然

念起佛來了。外國不然。以前歐洲有所謂未來派藝術。未來派的藝術是看不懂的東西。但看不懂也並非一定是看者知識太淺，實在是牠根本上就看不懂。文章本來有兩種：一種是看得懂的，一種是看不懂的。假若你看不懂就自恨淺薄，那就是上當了。不過人家是不管看懂與不懂的——看不懂如未來派的文學，雖然看不懂，作者卻是拚命的，很認真的在那里講。但是中國就找不出這樣例子。

還有感到的一點是我們的目光不可不放大，但不可放的太大。

我那時看見日本兵不打了就搬了回去，但忽然又緊張起來了。後來打聽才知道是因為中國放鞭炮引起的。那天因為是月蝕，故大家放鞭炮來救她。在日本人意中以為在這樣的時光，中國人一定全忙于救中國抑救上海，萬想不到中國人卻救的那樣遠，去救月亮去了。

我們常將眼光收得極近，只在自身，或者放得極遠，到北極，或到天外，而這兩者之間的一圈可是絕不注意的，譬如食物吧，近來館子裏是比較乾淨了，這是受了外國影響之故，以前不是這樣。例如某家燒賣好，包子好，好的確是好，非常好吃，但盤子是極污穢的，去

吃的人看不得盤子，只要專注在吃的包子燒賣就是，倘使你要注意到食物之外的一圈，那就非常爲難了。

在中國做人，真非這樣不成，不然就活不下去。例如倘使你講個人主義，或者遠而至宇宙哲學，靈魂滅否，那是不要緊的。但一講社會問題，可就要出毛病了。北平或者還好，如在上海則一講社會問題，那就非出毛病不可，這是有驗的靈藥，常常有無數青年被捉去而無下落了。

在文學上也是如此。倘寫所謂身邊小說，說苦痛呵，窮呵，我愛女人而女人不愛我呵，那是很妥當的，不會出什麼亂子。如要一談及中國社會，談及壓迫與被壓迫，那就不成。不過你如果再遠一點，說什麼巴黎倫敦，再遠些，月界，天邊，可又沒有危險了。但有一層要注意，俄國談不得。

上海的事又要一年了，大家好似早已忘掉了，打牌的仍舊打牌，跳舞的仍舊跳舞。不過忘只好忘，全記起來恐怕腦中也放不下。倘使只記着這些，其他事也沒工夫記起了。不過也可以記一個總綱。如『認真點，』『眼光不可不放大但不可放的太大，』就是。這本

是兩句平常話，但我的確知道了這兩句話，是在死了許多性命之後。許多歷史的教訓，都是用極大的犧牲換來的。譬如吃東西罷，某種是毒物不能吃，我們好像全慣了，很平常了。不過，這一定是以前有多少人吃死了，才知道的。所以我想，第一次吃螃蟹的人是很可佩服的，不是勇士誰敢去吃牠呢？螃蟹有人吃，蜘蛛一定也有人吃過，不過不好吃，所以後人不吃了。像這種人我們當極端感謝的。

我希望一般人不要只注意在近身的問題，或地球以外的問題，社會上實際問題是也要注意些才好。

〔吳昌曾刑新鏞記錄。民國廿一年十一月廿四日講，登在同月卅日的世界日報的教育欄上。並且據說是由台靜農先生轉請魯迅先生改正過。——編者〕



## 英譯本『短篇小說選集』自序

中國的詩歌中，有時也說些下層社會的苦痛。但繪畫和小說卻相反，大抵將他們寫得十分幸福，說是『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平和得像花鳥一樣。是的，中國的勞苦大眾，從知識階級看來，是和花鳥爲一類的。

我生長于都市的大家庭裏，從小就受着古書和師傅的教訓，所以也看得勞苦大眾和花鳥一樣。有時感到所謂上流社會的虛偽和腐敗時，我還羨慕他們的安樂。但我母親的母家是農村，使我能够間或和許多農民相親近，逐漸知道他們是畢生受着壓迫，很多苦痛，和花鳥並不一樣了。不過我還沒法使大家知道。

後來我看到一些外國的小說，尤其是俄國，波蘭和巴爾幹諸小國的，才明白了世界

上也有這許多和我們的勞苦大眾同一運命的人，而有些作家正在爲此而呼號，而戰鬥。而歷來所見的農村之類的景況，也更加分明地再現于我的眼前。偶然得到一個可寫文章的機會，我便將所謂上流社會的墮落和下層社會的不幸，陸續用短篇小說的形式發表出來了。原意其實只不過想將這示給讀者，提出一些問題而已，並不是爲了當時的文學家之所謂藝術。

但這些東西，竟得了一部分讀者的注意，雖然很被有些批評家所排斥，而至今終于沒有消滅，還會譯成英文，和新大陸的讀者相見，這是我先前所夢想不到的。

但我也久沒有做短篇小說了。現在的人民更加困苦，我的意思也和以前有些不同，又看見了新的文學的潮流，在這景況中，寫新的不能，寫舊的又不願。中國的古書裏有一個比喻，說邯鄲的步法是天下聞名的，有人去學，竟沒有學好，但又已經忘卻了自己原先的步法，于是只好爬回去了。

我正爬着。但我想再學下去，站起來。

一九三三年三月二十二日，魯迅記于上海。

## 『不走正路的安得倫』小引

現在我被託付爲該在這本小說前面，寫一點小引的腳色。這題目是不算煩難的，我只要分爲四節，大略來說一說就夠了。

1、關於作者的經歷，我曾記在一天的工作的後記裏，至今所知道的也沒有加增，就照抄在下面：

『聶維洛夫 (Aleksandr Neverov) 的真姓是斯珂培萊夫 (Skobolev)』以一八八六年生爲薩瑪拉 (Samara) 州的一個農夫的儿子。一九〇五年師範學校第二級卒業後，作了村學的教師。內戰時候，則爲薩瑪拉的革命底軍事委員會的機關報赤衛軍的編輯者。一九二〇至二一年大饑荒之際，他和飢民一



同從伏爾迦逃往塔什干；二二年到莫斯科，加入文學團體「鍛冶廠」；二三年冬，就以心臟麻痺死去了，年三十七。他的最初的小說，在一九〇五年發表，此後所作，爲數甚多，最著名的是豐饒的城塔什干，中國有穆木天譯本。」

2. 關於作者的批評，在我所看見的範圍內，最簡要的也還要推珂剛教授在偉大的十年文學裏所說的話。這回是依據了日本黑田辰男的譯本，重譯一節在下面：

「出于「鍛冶廠」一派的最有天分的小說家，不消說，是善于描寫崩壞時代的農村生活者之一的亞歷山大·聶維洛夫了。他吐着革命的呼吸，而同時也愛人生。他用了愛，以觀察活人的個性。以欣賞那散在俄國無邊的大平野上的一切繽紛的色彩。他之于時事問題，是遠的，也是近的。說是遠者，因爲他出發于摯愛人生的思想，說是近者，因爲他看見那站在進向人生和幸福和完全的路上的力量，覺得那解放人生的力量。聶維洛夫——是從日常生活而上達于人類底的東西之處的作家之一，是觀察周到的現實主義者，也是生活描寫者的他，在我們面前，提出生活底的，現代底的相貌來，一直上升到人性的所謂

「永久底」的性質的描寫，用別的話來說，就是更深刻地捉住了展在我們之前的現象和精神狀態，深刻地加以照耀，使這些都顯出超越了一時底，一處底界限的興味來了。」

3、這篇小說，就是他的短篇小說集人生的面目裏的一篇，故事是舊的，但仍然有價值。去年在他本國還新印了插畫的節本，在初學叢書中。前有短序，說明着對於蘇聯的現  
在的意義：

「A·聶維洛夫是一九二三年死的。他是最偉大的革命的農民作家之一。  
聶維洛夫在不走正路的安得倫這部小說裏，號召着毀滅全部的舊式的農民生活，不管要受多麼大的痛苦和犧牲。

「這篇小說所講的時代，正是蘇維埃共和國結果了白黨而開始和平的建設的時候。那幾年恰好是黑暗的舊式農村第一次開始改造。安得倫是個不妥協的激烈的戰士，爲着新生活而奮鬥，他的工作環境是很艱難的。這樣和富農鬭爭，和農民的黑暗愚笨鬭爭——需要細密的心計，謹慎和透澈。稍微一點不

正確的步驟就可以闖亂子的。對於革命很忠實的安得倫沒有估計這種複雜的環境。他艱難困苦建設起來的東西，就這麼坍塌了。但是，野獸似的富農雖然殺死了他的朋友，燒掉了他的房屋，然而始終不能夠動搖他的堅決的意志和革命的熱忱。受傷了的安得倫決心向前走去，走上艱難的道路，去實行社會主義的改造農村。

「現在，我們的國家勝利的建設着社會主義，而要在整個區域的集體農場化的基礎之上，來消滅富農階級。因此不走正路的安得倫裏面說得那麼真實，那麼清楚的農村裏的革命的初步，——現在回憶一下也是很有益處的。」

4、關於譯者，我可以不必再說。他的深通俄文和忠于翻譯，是現在的讀者大抵知道的。插圖五幅，即從初學叢書的本子上取來，但畫家葛支（Гиз）的事情，我一點不知道。

一九三三年五月十三夜。

譯本高爾基『一月九日』小引

當屠格納夫、柴霍夫這些作家大爲中國讀書界所稱頌的時候，高爾基是不很有人很注意的。即使偶然有一兩篇翻譯，也不過因爲他所描的人物來得特別，但總不覺得有什麼大意思。

這原因，現在很明白了：因爲他是『底層』的代表者，是無產階級的作家。對於他的作品，中國的舊的知識階級不能共鳴，正是當然的事。

然而革命的導師，卻在二十多年以前，已經知道他是新俄的偉大的藝術家，用了別一種兵器，向着同一的敵人，爲了同一的目的而戰鬥的伙伴，他的武器——藝術的言語——是有極大的意義的。

而這先見，現在已經由事實來確證了。

中國的工農，被壓搾到救死尙且不暇，怎能談到教育；文字又這麼不容易，要想從中出現高爾基似的偉大的作者，一時恐怕是很困難的。不過人的向着光明，是沒有兩樣的，無祖國的文學也並無彼此之分，我們當然可以先來借看一些輸入的先進的範本。

這小本子雖然只是一個短篇，但以作者的偉大，譯者的誠實，就正是這一種範本。而且從此脫出了文人的書齋，開始與大家相見，此後所啓發的是和先前不同的讀者，牠將要生出不同的結果來。

這結果，將來也會有事實來確證的。

一九三三年五月二十七日，魯迅記。

## 『解放了的董·吉訶德』後記

假如現在有一個人，以黃天霸之流自居，頭打英雄結，身穿夜行衣靠，插着馬口鐵的單刀，向市鎮村落橫衝直撞，去除惡霸，打不平，是一定被人譁笑的，決定他是一個瘋子或昏人，然而還有一些可怕。倘使他非常孱弱，總是反而被打，那就只是一個可笑的瘋子或昏人了，人們警戒之心全失，於是倒愛看起來。西班牙的文豪西萬提斯(Miguel de Cervantes Saavedra, 1547-1616)所作堂·吉訶德傳(Vida y hechos del ingenioso Hidalgo Don Quijote de la Mancha)中的主角，就是以那時的人，偏要行古代游俠之道，執迷不悟，終于困苦而死的資格，贏得許多讀者的開心，因而愛讀，傳佈的。

但我們試問：十六十七世紀時的西班牙社會上可有不平存在呢？我想，恐怕總不能

不答道：有。那麼，吉訶德的立志去打不平，是不能說他錯誤的；不自量力，也並非錯誤。錯誤是在他的打法。因為胡塗的思想，引出了錯誤的打法。俠客爲了自己的『功績』不能打盡不平，正如慈善家爲了自己的陰功，不能救助社會上的困苦一樣。而且是『非徒無益，而又害之』的。他懲罰了毒打徒弟的師傅，自以爲立過『功績』揚長而去了，但他一走，徒弟卻更加喫苦，便是一個好例。

但嘲笑吉訶德的旁觀者，有時也嘲笑得未必得當。他們笑他本非英雄，卻以英雄自命，不識時務，終于贏得顛連困苦；由這嘲笑，自拔于『非英雄』之上，得到優越感；然而對于社會上的不平，卻並無更好的戰法，甚至于連不平也未會覺到。對于慈善者，人道主義者，也早有人揭穿了他們不過用同情或財力，賣得心的平安。這自然是對的。但倘非戰士，而只劫取這一個理由來自掩他的冷酷，那就是用一毛不拔，賣得心的平安了，他是不化本錢的買賣。

透一個劇本，就將吉訶德拉上舞臺來，極明白的指出了吉訶德主義的缺點，甚至于

毒害。在第一場上，他用謀略和自己的挨打救出了革命者，精神上是勝利的；而實際上也得了勝利，革命終於起來，專制者入了牢獄；可是這位人道主義者，這時忽又認國公們爲被壓迫者了，放蛇歸壑，使他又流毒，焚殺淫掠，遠過于革命的犧牲。他雖不爲人們所信仰，——連跟班的山嘉也不大相信，——卻常常被奸人所利用，幫着使世界留在黑暗中。

國公，傀儡而已；專制魔王的化身是伯爵謨爾卻（Craf Murzio）和侍醫巴坡的帕波（Pappo del Babbo）謨爾卻曾稱吉訶德的幻想爲『牛羊式的平等幸福』而說出他們所要實現的『野獸的幸福來』道——

『O！董·吉訶德，你不知道我們野獸。粗暴的野獸，咬着小鹿兒的腦袋，啃斷牠的喉嚨，慢慢的喝牠的熱血，感覺到自己爪牙底下牠的小腿兒在抖動，漸漸的死下去，——那真正是非常之甜蜜。然而人是細膩的野獸。統治着，過着奢華的生活，強迫人家對着你禱告，對着你恐懼而鞠躬，而卑躬屈節。幸福就在于感覺到幾百萬人的力量都集中到你的手裏，都無條件的交給了你，他們像奴隸，而好像上帝。世界上最幸福最舒服的人就是羅馬皇帝，我們的國公能够像復



活的尼羅一樣，至少也要和赫里沃哈巴爾一樣。可是，我們的家庭很小，離這個還遠哩。毀壞上帝和人的一切法律，照着自己的意旨的法律，替別人打出新的鎖鍊出來！權力！這個字眼裏面包含一切：這是個神妙的使人沉醉的字眼。生活要用權力的程度來量牠。誰沒有權力，他就是個死屍。」（第二場。）

這個秘密，平常是很不肯明說的，謨爾卻誠不愧爲「小鬼頭」，他說出來了，但也許因爲看得吉訶德「老實」的緣故。吉訶德當時雖曾說牛羊應當自己防禦，但當革命之際，他又忘卻了，倒說「新的正義也不過是舊的正義的同胞姊妹」，指革命者爲魔王，和先前的專制者同等。於是德里戈（Drigo Pazz）說——

「是的，我們是專制魔王，我們是專政的。你看這把劍——看見罷？——牠和貴族的劍一樣，殺起人來是很準的；不過他們的劍是爲着奴隸制度去殺人，我們的劍是爲着自由去殺人。你的老腦袋要改變是很難的了。你是個好人；好人總喜歡幫助被壓迫者。現在，我們在這個短期間是壓迫者。你和我們來鬭爭罷。我們也一定要和你鬭爭，因爲我們的壓迫，是爲着要叫這個世界上很快就沒

有人能够壓迫。」（第二場）

這是解剖得十分明白的。然而吉訶德還是沒有悟，終于去掘墳；他掘墳，他也『準備』着自己擔負一切的責任。但是，正如巴勒塔薩（Don Balthazar）所說：這種決心有什麼用處呢？

而巴勒塔薩始終還愛着吉訶德，願意給他去擔保，硬要做他的朋友，這是因為巴勒塔薩出身智識階級的緣故。但是終于改變他不得。到這里，就不能不承認德里戈的嘲笑，憎惡，不聽廢話，是最為正當的了，他是有正確的戰法，堅強的意志的戰士。

這和一般的旁觀者的嘲笑之類是不同的。

不過這裏的吉訶德，也並非整個是現實所有的人物。

原書以一九二二年印行，正是十月革命後六年，世界上盛行着反對者的種種謠詠，竭力企圖中傷的時候，崇精神的，愛自由的，講人道的，大抵不平于黨人的專橫，以為革命不但不能復興人間，倒是得了地獄。這劇本便是給與這些論者們的總答案。吉訶德即由

許多非議十月革命的思想家，文學家所合成的。其中自然有梅壘什珂夫斯基（Merzhkovsky），有託爾斯泰派；也有羅曼羅蘭、愛因斯坦因（Einstein）。我還疑心連高爾基也在內，那時他正爲種種人們奔走，使他們出國，幫他們安身，聽說還至于因此和當局者相衝突。

但這種的辯解和豫測，人們是未必相信的，因爲他們以爲一黨專政的時候，總有爲暴政辯解的文章，即使做得怎樣巧妙而動人，也不過一種血迹上的掩飾。然而幾個爲高爾基所救的文人，就證明了這豫測的真實性，他們一出國，便痛罵高爾基，正如復活後的謨爾卻伯爵一樣了。

而更加證明了這劇本在十年前所豫測的真實的是今年的德國。在中國，雖然已有幾本敘述希特拉的生平和勳業的書，國內情形，卻介紹得很少，現在抄幾段巴黎時事週報（Vu）的記載（素琴譯，見大陸雜誌十月號）在下面——

「請允許我不要說你已經見到過我，請你不要對別人洩露我講的話……我們都被監視了……老實告訴你罷，這簡直是一座地獄。」對我們講話的這

一位是並無政治經歷的人，他是一位科學家……對於人類命運，他達到了幾個模糊而大度的概念，這就是他的得罪之由……」

「一個倔強的人是一開始就給剷除了的。」在慕尼錫我們底嚮導者已經告訴過我們……但是別的國社黨人則將情形更推進一步。「那種方法是古典的。我們叫他們到軍營那邊去取東西回來，於是，就打他們一靶。打起官話來，這叫作：圖逃格殺。」

「難道德國公民底生命或者財產對於危險的統治是有敵意的麼……愛因斯坦底財產被沒收了沒有呢？那些連德國報紙也承認的幾乎每天都可在空地或城外森林中發現的胸穿數彈身負傷痕的死屍，到底是怎樣一回事呢？難道這些也是共產黨底挑激所致麼？這種解釋似乎太容易一點了吧……」

但是，十二年前，作者卻早借謨爾卻的嘴給過解釋了。另外，再抄一段法國的世界週刊的記事（博心譯，見中外書報新聞第三號）在這里——

「許多工人政黨領袖都受着類似的嚴刑酷法。在哥倫，社會民主黨員沙羅

曼所受的真是更其超人想象了！最初，沙羅曼被人輪流毆擊了好幾個鐘頭。隨後，人家竟用火把燒他的腳。同時又以冷水淋他的身，暈去則停刑，醒來又遭殃。流血的面孔上又受他們許多次數的便溺。最後，人家以為他已死了，把他拋棄在一個地窖裏。他的朋友纔把他救出，偷偷運過法國來，現在還在一個醫院裏。這個社會民主黨右派沙羅曼對於德文民聲報編輯主任的探問，會有這樣的聲明：「三月九日，我了解法西主義比讀什麼書都透澈。誰以為可以在智識言論上制勝法西主義，那必定是癡人說夢。我們現在已到了英勇的戰鬥的社會主義時代了。」

這也就是這部書的極透澈的解釋，極確切的實證，比羅曼羅蘭和愛因斯坦因的轉向，更加曉暢，並且顯示了作者的描寫反革命的凶殘，實在並非誇大，倒是還未淋漓盡致的了。是的，反革命者的野獸性，革命者倒是會很難推想的。

一九二五年的德國，和現在稍不同，這戲劇曾在國民劇場開演，並且印行了戈支（H

(Goltz) 的譯本。不久，日譯本也出現了，收在社會文藝叢書裏；還聽說也會開演于東京。三年前，我曾根據二譯本，翻了一幕，載北斗雜誌中。靖華兄知道我在譯這部書，便寄給我一本很美麗的原本。我雖然不能讀原文，但對比之後，知道德譯本是很有刪節的，幾句幾行的不必說了，第四場上吉訶德吟了這許多工夫詩，也刪得毫無踪影。這或者是因為開演，嫌牠累墜的緣故罷。日文的也一樣，是出于德文本的。這麼一來，就使我對於譯本懷疑起來，終於放下不譯了。

但編者竟另得了從原文直接譯出的完全的稿子，由第二場續登下去，那時我的高興，真是所謂『不可以言語形容。』可惜的是登到第四場，和北斗的停刊一同中止了。後來輾轉覓得未刊的譯稿，則連第一場也已經改譯，和我的舊譯頗不同，而且註解詳明，是一部極可信任的本子。藏在箱子裏，已將一年，總沒有刊印的機會。現在有聯華書局給牠出版，使中國又多一部好書，這是極可慶幸的。

原本有畢斯凱萊夫 (I. I. Piskarev) 木刻的裝飾畫，也複製在這里了。劇中人物地方時代表，是據德文本增補的；但堂·吉訶德傳第一部，出版于一六〇四年，則那時當

是十六世紀末，而表作十七世紀，也許是錯誤的罷，不過這也沒什麼大關係。  
一九三三年十月二十八日，上海。



## 北平箋譜序

鏤象于木，印之素紙，以行遠而及衆，蓋實始于中國。法人伯希和氏從敦煌千佛洞所得佛象印本，論者謂當刊于五代之末，而宋初施以采色，其先于日耳曼最初木刻者，尙幾四百年。宋人刻本，則由今所見醫書佛典，時有圖形；或以辨物，或以起信，圖史之體具矣。降至明代，爲用愈宏，小說傳奇，每作出相，或拙如畫沙，或細于擘髮，亦有畫譜，累次套印，文彩絢爛，奪人目睛，是爲木刻之盛世。清尙樸學，兼斥紛華，而此道于是凌替。光緒初，吳友如據點石齋，爲小說作繡像，以西法印行，全像之書，頗復騰踊，然繡梓遂愈少，僅在新年花紙與日用信箋中，保其殘喘而已。及近年，則印繪花紙，且並爲西法與俗工所奪，老鼠嫁女與靜女拈花之圖，皆渺不復見；信箋亦漸失舊型，復無新意，惟日趨于鄙倍。北京夙爲文人所聚，



頗珍楮墨，遺範未墮，尙存名箋。顧迫于時會，苓落將始，吾修好事，亦多杞憂。于是搜索市廛，拔其尤異，各就原版，印造成書，名之曰北平箋譜。于中可見清光緒時紙鋪，尙止取明季畫譜，或前人小品之相宜者，鏤以製箋，聊圖悅目；間亦有畫工所作，而乏韻致，固無足觀。宣統末，林琴南先生山水牋出，似爲當代文人特作畫牋之始，然未詳。及中華民國立，義寧陳君師曾入北京，初爲鐫銅者作墨合、鎮紙畫稿，俾其彫鏤；旣成拓墨，雅趣盎然。不久復廓其技于牋紙，才華蓬勃，筆簡意饒，且又顧及刻工省其奏刀之困，而詩箋乃開一新境。蓋至是而畫師梓人，神志暗會，同力合作，遂越前修矣。稍後有齊白石、吳待秋、陳半丁、王夢白諸君，皆畫牋高手，而刻工亦足以副之。辛未以後，始見數人，分畫一題，聚以成帙，格新神渙，異乎嘉祥。意者文翰之術將更，則箋素之道隨盡；後有作者，必將別闢塗徑，力求新生；其臨睨夫舊鄉，當遠俟于暇日也。則此雖短書，所識者小，而一時一地，繪畫刻鏤盛衰之事，頗寓于中；縱非中國木刻史之豐碑，庶幾小品藝術之舊苑，亦將爲後之覽古者所偶涉歟。

千九百三十三年十月三十日魯迅記。



一  
九  
三  
四  
年



## 『引玉集』後記

我在這三年中，居然陸續得到這許多蘇聯藝術家的木刻，真是連自己也沒有豫先想到的。一九三一年頃，正想校印鐵流，偶然在版畫（*Графика*）這一種雜誌上，看見載着畢斯凱來夫刻有這書中故事的圖畫，便寫信託靖華兄去搜尋。費了許多周折，會着畢斯凱來夫，終於將木刻寄來了，因為怕塗中會有失落，還分寄了同樣的兩份。靖華兄的來信說，這木刻板畫的定價頗不小，然而無須付，蘇聯的木刻家多說印畫莫妙于中國紙，只要寄些給他就好。我看那印着鐵流圖的紙，果然是中國紙，然而是一種上海所謂『抄更紙』，乃是集紙質較好的碎紙，第二次做成的紙張，在中國，除了做帳簿和開發票、帳單之外，幾乎再沒有更高的用處。我于是買了許多中國的各種宣紙和日本的『西之內』和

『鳥之子』寄給靖華，託他轉致，倘有餘剩，便另送別の木刻家。這一舉竟得了意外的收穫，兩捲木刻又寄來了，畢斯凱來夫十三幅，克拉甫兼珂一幅，法復爾斯基六幅，保夫理諾夫一幅，岡察羅夫十六幅；還有一捲被郵局所遺失，無從訪查，不知道其中是那幾個作家的作品。這五個，那時是都住在墨斯科的。

可惜我太性急，一面在搜畫，一面就印書，待到鐵流圖寄到時，書卻早已出版了，我只好打算另印單張，介紹給中國，以答作者的厚意。到年底，這纔付給印刷所，製了版，收回原圖，囑他開印。不料戰事就開始了，我在樓上遠遠地看着這印刷所和我的鋅版都燒成了灰燼。後來我自己是逃出戰綫了，書籍和木刻畫卻都留在交叉火綫下，但我也僅有極少的閑情來想到他們。又一意外的事是待到重回舊寓，檢點圖書時，竟絲毫也未遭損失；不過我也心神未定，一時不再想到複製了。

去年秋間，我纔又記得了鐵流圖，請文學社製版附在文學第一期中，這圖總算到底和中國的讀者見了面。同時，我又寄了一包宣紙去，三個月之後，換來的是法復爾斯基五幅，畢珂夫十一幅，莫察羅夫二幅，希仁斯基和波查日斯基各五幅，亞歷克舍夫四十一幅，

密德羅辛三幅，數目比上一次更多了。莫察羅夫以下的五個，都是住在列寧格勒的木刻家。

但這些作品在我的手頭，又彷彿是一副重擔。我常常想：這一種原版的木刻畫，至有一百餘幅之多，在中國恐怕只有我一個了，而但祕之篋中，豈不辜負了作者的好意？況且一部分已經散亡，一部分幾遭兵火，而現在的人生，又無定到不及殫上露，萬一相偕湮滅，在我，是覺得比失了生命還可惜的。流光真快，徘徊間已過新年，我便決計選出六十幅來，複製成書，以傳給青年藝術學徒和版畫的愛好者。其中的法復爾斯基和岡察羅夫的作品，多是大幅，但為資力所限，在這裡只好縮小了。我毫不知道俄國版畫的歷史；幸而得到陳節先生摘譯的文章，這纔明白一點十五年來的梗概，現在就印在卷首，算作序言；並且作者的次序，也照序中的敘述來排列的。文中說起的名家，有幾個我這裡並沒有他們的作品，因為這回翻印，以原版為限，所以也不再由別書採取，加以補充。讀者倘欲求詳，則契訶寧印有俄文畫集，列培台華且有英文解釋的畫集的——

Ostraomva-Ljebedeva by A. Benois and S. Ernst. State Press, Moscow.

Leningrad.

密德羅辛也有一本英文解釋的畫集——

D. I. Mitrohin by M. Kouzmin and V. Voinoff. State Editorship, Moscow—  
Petrograd.

不過出版太早，現在也許已經絕版了，我曾從日本的『Nauka社』買來，只有四圓的定價，但其木刻卻不多。

因為我極願意知道作者的經歷，由靖華兄致意，住在列寧格勒的五個都寫來了。我們常看見文學的自傳，而藝術家，並且專為我們而寫的自傳是極少的，所以我都抄錄在這里，藉此保存一點史料。以下是密德羅辛的自傳——

『密德羅辛 (Dmitri Isidorovich Mitrokhin) 一八八三年生于耶普斯克 (在北高加索) 城。在其地畢業于實業學校。後求學于莫斯科之繪畫，彫刻，建築學校和斯特洛干工業學校。未畢業。曾在巴黎工作一年。從一九〇三年起開始展覽。對於書籍之裝飾及插畫工作始于一九〇四年。現在主要的是給

「大學院」和「國家文藝出版所」工作。

七三〇，一九三三。密德羅辛。』

在莫斯科的木刻家，還未能得到他們的自傳，本來也可以逐漸調查，但我不想等候了。法復爾斯基自成一派，已有重名，所以在蘇聯小百科全書中，就有他的略傳。這是靖華譯給我的——

『法復爾斯基 (Vladimir Andreevich Favorsky) 生于一八八六年，蘇聯現代木刻家和繪畫家，創木刻派，在形式與結構上顯出高尚的匠手，有精細的技術。法復爾斯基的木刻太帶形式派色彩，含着神祕主義的特點，表現革命初期一部分小資產階級智識份子的心緒。最好的作品是：對於梅里美、普式庚、巴爾扎克、法郎士諸人作品的插畫和單形木刻——一九一七年十月』與「一九一九至一九二一年。」』

我極欣幸這一本小集中，竟能收載他見于記錄的『一九一七年十月』和『梅里美像；』前一種疑卽序中所說的『革命的年代』之一，原是盈尺的大幅，可惜只能縮印



了。在我這裏的還有一幅三色印的『七個怪物』的插畫，並手抄的詩，現在不能複製，也是極可惜的。至于別的四位，目下竟無從稽考；所不能忘的尤其是畢斯凱來夫，他是最先以作品寄與中國的人，現在只好選印了一幅『畢斯凱來夫家的新住宅』在這里，夫婦在燈下作工，牀欄上扶着一個小孩子；我們雖然不知道他的身世，卻如目覩了他們的家庭。

以後是幾個新作家了，序中僅舉其名，但這裏有爲我們而寫的自傳在——

『莫察羅夫 (Sergei Mikhailovich Mocharov) 以一九〇二年生于阿斯特拉汗城。畢業于其地之美術師範學校。一九二二年到聖彼得堡，一九二六年畢業于美術學院之線畫科。一九二四年開始印畫。現工作于「大學院」和「青年衛軍」出版所。

七三〇，一九三三。莫察羅夫。』

『希仁斯基 (T. S. Khizhinsky) 以一八九六年生于基雅夫。一九一八年畢業于基雅夫美術學校。一九二二年入列寧格勒美術學院，一九二七年畢業。從一九二七年起開始木刻。

主要作品如下：

1 保夫羅夫：『三篇小說。』

2 阿察洛夫斯基：『五道河。』

3 Vergilius: "Aeneid".

4 『亞歷山大戲院（在列寧格勒）百年紀念刊。』

5 『俄國謎語。』

七，三〇，一九三三。 希仁斯基。』

最末的兩位，姓名不見于『代序』中，我想，大約因為都是線畫美術家，並非木刻專家的緣故，以下是他們的自傳——

『亞歷克舍夫 (Nikolai Vasilievich Alekseev) 線畫美術家。一八九四年

生于丹堡 (Tambovsky) 省的莫爾襄斯克 (Morshansk) 城。一九一七年畢業

列寧格勒諸出版所：「大學院」(GIMI) (國家文藝出版所)。

主要作品：陀思妥夫斯基的博徒，斐定的城與年，高爾基的母親。

七,三〇,一九三三。亞歷克舍夫。』

『波查日斯基 (Sergei Mikhailovich Pozharsky) 以一九〇〇年十一月十六日生于達甫理契省 (在南俄, 黑海附近) 之卡爾巴斯村。

在基雅夫中學和美術大學求學。從一九二三年起, 工作于列寧格勒, 以線畫美術家資格參加列寧格勒一切主要展覽, 參加外國展覽——巴黎、克爾普等。一九三〇年起學木刻術。

七,三〇,一九三三。波查日斯基。』

亞歷克舍夫的作品, 我這裡有母親和城與年的全部, 前者中國已有沈端先君的譯本, 因此全部收入了; 後者也是一部巨製, 以後也許會有譯本的罷, 姑且留下, 以待將來。

我對於木刻的介紹, 先有梅斐爾德 (Carl Meffert) 的士敏土之圖; 其次, 是和西諦先生同編的北平箋譜; 這是第三本, 因為都是用白紙換來的, 所以取「拋磚引玉」之意, 謂之引玉集。但目前的中國, 真是荆天棘地, 所見的只是狐虎的跋扈和雉兔的偷生, 在文藝上, 僅存的是冷淡和破壞。而且, 丑角也在荒涼中趁勢登場, 對於木刻的介紹, 已有富家

贅壻和他的幫閑們的譏笑了。但歷史的巨輪，是決不因幫閑們的不滿而停運的。我已經確切的相信：將來的光明，必將證明我們不但是文藝上的遺產的保存者，而且也是開拓者和建設者。

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夜，記。



## 上海所感

一有所感，倘不立刻寫出，就忘卻，因為會習慣。幼小時候，洋紙一到手，便覺得羊臊氣撲鼻，現在卻什麼特別的感覺也沒有了。初看見血，心裏是不舒服的，不過久住在殺人的名勝之區，則即使見了掛着的頭顱，也不怎麼詫異。這就是因為能夠習慣的緣故。由此看來，人們——至少，是我一般的人們，要從自由人變成奴隸，怕也未必怎麼煩難罷。無論什麼，都會慣起來的。

中國是變化繁多的地方，但令人並不覺得怎樣變化。變化太多，反而很快的忘卻了。倘要記得這麼多的變化，實在也非有超人的記憶力就辦不到。

但是，關於一年中的所感，雖然淡漠，卻還能夠記得一些的。不知怎的，好像無論什麼，

都成了潛行活動，祕密活動了。

至今為止，所聽到的是革命者因爲受着壓迫，所以用着潛行，或者祕密的活動，但到一九三三年，卻覺得統治者也在這麼辦的了。譬如罷，闊佬甲到闊佬乙所在的地方來，一般的人們，總以爲是來商量政治的，然而報紙上卻道並不爲此，只因爲要遊名勝，或是到溫泉裏洗澡；外國的外交官來到了，牠告訴讀者的是也並非有什麼外交問題，不過來看某大名人的貴恙。但是，到底又總好像並不然。

用筆的人更能感到的，是所謂文壇上的事。有錢的人，給綁匪架去了，作爲抵押品，上海原是常有的，但近來卻連作家也往往不知所往。有些人說，那是給政府那面捉去了，然而好像政府那面的人們，卻道並不是。然而又好像實在也還是在屬於政府的什麼機關裏的樣子。犯禁的書籍雜誌的目錄，是沒有的，然而郵寄之後，也往往不知所往。假如是列寧的著作罷，那自然不足爲奇，但國木田獨步集有時也不行，還有，是亞米契斯的愛的教育。不過，賣着也許犯忌的東西的書店，卻還是有的，雖然還有，而有時又會從不知什麼地方飛來一柄鐵鎚，將窗上的大玻璃打破，損失是二百元以上。打破兩塊的書店也有，這回

是合計五百元正了。有時也撒些傳單，署名總不外乎什麼什麼團之類。

平安的刊物上，是登着莫索里尼或希特拉的傳記，恭維着，還說是要救中國，必須這樣的英雄，然而一到中國的莫索里尼或希特拉是誰呢？這一個緊要結論，卻總是客氣着不明說。這是秘密，要讀者自己悟出，各人自負責任的罷。對於論敵，當和蘇俄絕交時，就說他得着盧布，抗日的時候，則說是在將中國的祕密向日本賣錢。但是，用了筆墨來告發這賣國事件的人物，卻又用的是化名，好像萬一發生效力，敵人因此被殺了，他也不很高興負這責任似的。

革命者因為受壓迫，所以鑽到地裏去，現在是壓迫者和他的爪牙，也躲進暗地裏去了。這是因為雖在軍刀的保護之下，胡說八道，其實卻毫無自信的緣故；而且連對於軍刀的力量，也在懷着疑。一面胡說八道，一面想着將來的變化，就越加縮進暗地裏去，準備着情勢一變，就另換一副面孔，另拿一張旗子，從新來一回。拿着軍刀的偉人存在外國銀行裏的錢，也使他們的自信力更加動搖的。這是為不遠的將來計。為了遼遠的將來，則在願意在歷史上留下一個芳名。中國和印度不同，是看重歷史的。但是，並不怎麼相信，總以為

只要用一種什麼好手段，就可以使人寫得體體面面。然而對於自己以外的讀者，那自然要他們相信的。

我們從小以來，就受着對於意外的事情，變化非常的事情，絕不驚奇的教育。那教科書是西遊記，全部充滿着妖怪的變化。例如牛魔王呀，孫悟空呀……就是。據作者所指示是也有邪正之分的，但總而言之，兩面都是妖怪，所以在我們人類，大可以不必怎樣關心。然而，假使這不是書本上事，而自己也身歷其境，這可頗有點爲難了。以爲是洗澡的美人罷，卻是蜘蛛精；以爲是寺廟的大門罷，卻是猴子的嘴，這教人怎麼過。早就受了西遊記教育，嚇得氣絕是大約不至于的，但總之，無論對於什麼，就都不免要懷疑了。

外交家是多疑的，我卻覺得中國人六抵都多疑。如果跑到鄉下去，向農民問路徑，問他的姓名，問收成，他總不大肯說老實話。將對手當蜘蛛精看是未必的，但好像他總在以爲會給他什麼禍祟。這種情形，很使正人君子們憤慨，就給了他們一個徽號，叫作『愚民』。但在事實上，帶給他們禍祟的時候卻也並非全沒有。因了一整年的經驗，我也就比農民更加多疑起來，看見顯着正人君子模樣的人物，竟會覺得他也許正是蜘蛛精了。然而，這



也就會習慣的罷。

愚民的發生，是愚民政策的結果，秦始皇已經死了二千多年，看看歷史，是沒有再用這種政策的了，然而，那效果的遺留，卻久遠得多麼駭人呵！

（十二月五日。）



〔附〕

## 集外集編者引言

楊霽雲

編這本書的動機是這樣的：在兩年前的某一天，偶然翻起語絲的彙訂本，看到了一篇作者的記楊樹達君的襲來，猛憶這一篇好像是在華蓋集中沒有見過吧；拿起華蓋集來一翻，果然沒有，於是感到魯迅先生的文章，在他的文集中是有遺漏的。因個人愛好魯迅先生文章的積習，就將文集中沒有的文章陸續的看見就鈔起來了。這不過是自己爲『自私』並愛『全』的一種心念所驅使，毫沒有想拿牠來印成一本書的意思。

後來漸漸收集的多起來了，和魯迅先生本人談起，又蒙指示了許多他自己早年文學生活的過程。以魯迅先生文章價值的地位來講，倘若在別國，研究他的作品與生平

專籍諒可出了不少種了；不幸他生的是荒漠的中國，從他的早年文學生活聽來，簡直像祕史一般地新奇。爲了私人的嗜好，我益發的去發掘先生早年的作品，今夏又在浙江潮上抄得了三篇，看看寫作的時期是一九〇三年，較墳中一九〇七年的人的歷史尙早四年。在書的後面又翻到了一頁浙江留日學生的題名錄，作者是填着二十三歲，大概這是魯迅先生最早的文獻了。

這時我還沒有拿牠出版的意思。不久讀到了作者的『文人的遭殃，不在生前的被攻擊和被冷落，一暝之後，言行兩亡，于是無聊之徒，謬託知己，是非蠶起，既以自銜，又以賣錢，連死屍也成了他們的沽名獲利之具，這倒是值得悲哀的』（憶韋素園君）一段，恍然悟到自己收集的一些文章，如僅供私人嗜好，那是沒有問題；如想供給後人作研究魯迅先生作品而用呢，則似有早日出版之必要。于是就去徵求先生的同意，回語是『如不至于對不住讀者，本人卻無異議』我想在這顛倒混亂，滿佈蒙汗藥的中國文壇，作者的文章，有幾篇或許失去了時代的意義是難免，毒素是決計沒有的。于是就決定拿牠出版了。

作者的作品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光榮價值，在思想鬪爭史上的重要地位，將後自有  
人來作專門的研究，我這裡且不提。但作者近幾年來，是在重重壓迫下奮鬥，層層狂吠中  
作戰。最苦痛的不是舉鎗揮劍的敵人，不是食祿效忠的幫閒，倒是口是心非，當面輸笑，背  
身投箭的戰友。我想將這本書貢獻給作者，使他緬昔顧今，爲人類作叛徒更勇猛地戰鬥。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夜。

一  
九  
三  
三  
六  
年



## 『城與年』插圖本小引

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之夜，作引玉集的后記時，曾經引用一個木刻家爲中國人而寫的自傳——

『亞歷克舍夫 (Nikolai Vasilievich Alekshev) 線畫美術家。一八九四年生于丹堡 (Tambovsky) 省的莫爾襄斯克 (Morshansk) 城。一九一七年畢業于列寧格勒美術學院之複寫科。一九一八年開始印作品，現工作于列寧格勒諸出版所：「大學院」，「Gihl」(國家文藝出版部) 和「作家出版所。」』

主要作品：陀思妥夫斯基的博徒，斐定的城與年，高爾基的母親。

七，三〇，一九三三。亞歷克舍夫。』

這之後，是我的幾句敘述——

『亞歷克舍夫的作品，我這里有母親和城與年的全部，前者中國已有沈端先君的譯本，因此全都收入了；後者也是一部巨製，以後也許會有譯本的罷，姑且留下，以俟將來。』

但到第二年，捷克京城的德文報上介紹引玉集的時候，他的名姓上面，已經加着『亡故』二字了。

我頗出于意外，又很覺得悲哀。自然，和我們的文藝有一段因緣的人的不幸，我們是要悲哀的。

今年二月，上海開『蘇聯版畫展覽會』裏面不見他的木刻。一看自傳，就知道他僅僅活了四十歲，工作不到二十年，當然也還不是一個名家，然而在短促的光陰中，已經刻了三種大著的插畫，且將兩種都寄給中國，一種雖然早經發表，而一種卻還在我的手裏，沒有傳給愛好藝術的青年——這也該算是一種不小的怠慢。

斐定 (Kostantin Fedin) 的城與年至今還不見有人翻譯。恰巧，曹靖華君所作的

概略卻寄到了。我不想袖手來等待。便將原拓木刻全部，不加刪削，和概略合印爲一本，以供讀者的賞鑒，以盡自己的責任，以作我們的尼古拉·亞歷克舍夫君的紀念。

自然，和我們的文藝有一段因緣的人，我們是要紀念的！

一九三六年三月十日扶病記。





詩

自題小像

靈臺無計逃神矢，  
風雨如磐黯故園。  
寄意寒星荃不察，  
我以我血薦軒轅。

哀詩三首（悼范愛農）

風雨飄搖日，  
余懷范愛農。  
華顛萎寥落，  
白眼看雞蟲。  
世味秋荼苦，  
人間直道窮。

奈何三月別，  
竟爾失畸躬！

其二

海艸國門碧，  
多年老異鄉。  
狐狸方去穴，  
桃偶已登場。  
故里寒雲黑，  
炎天凜夜長。  
獨沈清冷水，  
能否滌愁腸？

其三

把酒論當世，  
先生小酒人。  
大圓猶茗芋，  
微醉自沈淪。  
此別成終古，  
從茲絕緒言。  
故人雲散盡，  
我亦等輕塵！

廣平謹案：以上錄自新苗第十三冊，上遂先生懷舊中。後宇宙風第六十七期，知堂先生的關於范愛農所錄詩三首，題云哀范君三章，其中有數字略異：如第一首竟作遽；第二首已作盡，寒作彤，黑作惡，冷作冽，滌作洗；第三首茗芋作酩酊，成終作終成。而第三首本已登于集外集，但因「此別……」二句不同，故仍重載。關於范愛農文中云：「題目下原署真姓名，塗改爲黃棘二字。稿後附書四行，其文云：

「我于愛農之死爲之不怡累日，至今未能釋然。昨忽成詩三章，隨手寫之，而忽將雞蟲做入，真是奇絕妙絕，辟歷一聲……今錄上，希大鑒定家鑒定，如不惡乃可登諸民興也。天下雖未必仰望已久，然我亦豈能已于言乎。二十三日，樹又言。」

無題

大江日夜向東流，聚義羣雄又遠游。  
六代綺羅成舊夢，石頭城上月如鉤。

其二

雨花臺邊埋斷戟，莫愁湖裏餘微波。  
所思美人不可見，歸憶江天發浩歌。

送增田涉君歸國

扶桑正是秋光好，楓葉如丹照嫩寒。  
卻折垂楊送歸客，心隨東棹憶華年。

無題

血沃中原肥勁草，寒凝大地發春華。

英雄多故謀夫病，  
淚灑崇陵噪暮鴉。

偶成

文章如土欲何之，  
翹首東雲惹夢思。  
所恨芳林寥落甚，  
春蘭秋菊不同時。

贈蓬子

驀地飛仙降碧空，  
雲車雙轡挈靈童。  
可憐蓬子非天子，  
逃去逃來吸北風。

一一一八戰後作

戰雲暫斂殘春在，  
重礮清歌兩寂然。  
我亦無詩送歸棹，  
但從心底祝平安。

教授雜詠三首

作法不自斃，悠然過四十。  
何妨賭肥頭，抵當辯證法。

其二

可憐織女星，化爲馬郎婦。  
烏鵲疑不來，迢迢牛奶路。

其三

世界有文學，少女多豐臀。  
鷄湯代猪肉，北新遂掩門。

所聞

華燈照宴敞豪門，  
嬌女嚴裝侍玉樽。  
忽憶情親焦土下，  
佯看羅襪掩啼痕。

無題

故鄉黯黯鎖玄雲，  
遙夜迢迢隔上春。  
歲暮何堪再惆悵，  
且持卮酒食河豚。

其二

皓齒吳娃唱柳枝，  
酒闌人靜暮春時。  
無端舊夢驅殘醉，  
獨對燈陰憶子規。

答客誚

無情未必真豪傑，  
憐子如何不丈夫。  
知否興風狂嘯者，  
回眸時看小於菟。

贈畫師

風生白下千林暗，  
霧塞蒼天百卉殫。  
願乞畫家新意匠，  
只研朱墨作春山。

贈鄔其山

廿年居上海，  
每日見中華。  
有病不求藥，  
無聊纔讀書。  
一闊臉就變，  
所砍頭漸多。



忽而又下野，南无阿彌陀。

題吶喊

弄文罹文網，抗世違世情。  
積毀可銷骨，空留紙上聲。

悼楊銓

豈有豪情似舊時，  
花開花落兩由之。  
何期淚灑江南雨，  
又爲斯民哭健兒。

無題

禹域多飛將，蝸廬賸逸民。  
夜邀潭底影，玄酒頌皇仁。

其二

一枝清采妥湘靈，  
九畹貞風慰獨醒。  
無奈終輸蕭艾密，  
卻成遷客播芳馨。

其三

煙水尋常事，  
荒邨一釣徒。  
深宵沈醉起，  
無處覓菰蒲。

報載患腦炎戲作

橫眉豈奪蛾眉冶，  
不料仍違衆女心。  
詛咒而今翻異樣，  
無如臣腦故如冰。

無題

萬家墨面沒蒿萊，敢有歌吟動地哀。  
心事浩茫連廣宇，于無聲處聽驚雷。

秋夜有感

綺羅幕後送飛光，柏栗叢邊作道場。  
望帝終教芳草變，迷陽聊飾大田荒。  
何來酪果供千佛，難得蓮花似六郎。  
中夜鷄鳴風雨集，起然菸卷覺新涼。

亥年殘秋偶作

曾驚秋肅臨天下，敢遣春溫上筆端。

塵海蒼茫沈百感，  
老歸大澤菰蒲盡，  
竦聽荒鷄偏闕寂，  
起看星斗正闌干。

金風蕭瑟走千官。  
夢墜空雲齒髮寒。



附

錄





## 『未名叢刊』與『烏合叢書』廣告

所謂未名叢刊者，並非無名叢書之意，乃是還未想定名目，然而這就作為名字，不再去苦想他了。

這也並非學者們精選的寶書，凡國民都非看不可。只要有稿子，有印費，便即付印，想使蕭索的讀者，作者，譯者，大家稍微感到一點熱鬧。內容自然是很龐雜的，因為希圖在這龐雜中略見一致，所以又一括而為相近的形式，而名之曰未名叢刊。

大志向是絲毫也沒有。所願的無非(1)在自己，是希望那印成的從速賣完，可以收回錢來再印第二種；(2)對於讀者，是希望看了之後，不至于以為太受欺騙了。

以上是一千九百二十四年十二月間的話。

現在將這分爲兩部分了。未名叢刊專收譯本另外又分立了一種單印不鬧氣的作者的創作的，叫作烏合叢書。

〔一九二六年八月彷徨上所刊的廣告。〕





## 『奔流』凡例五則

1. 本刊揭載關於文藝的著作，翻譯，以及介紹，著譯者各視自己的意趣及能力著譯，以供同好者的閱覽。

2. 本刊的翻譯及介紹，或為現代的嬰兒，或為嬰兒所從出的母親，但也許竟是更先的祖母，並不一定新穎。

3. 本刊月出一本，約一百五十頁，間有圖畫，時亦增刊，倘無意外障礙，定于每月中旬出版。

4. 本刊亦選登來稿，凡有出自心裁，非奉命執筆，如明、清八股者，極望惠寄，稿由北新書局收轉。

5. 本刊每本實價二角八分，增刊隨時另定。在十一月以前豫定者，半卷五本一元二角半，一卷十本二元四角，增刊不加價，郵費在內。國外每半卷加郵費四角。

〔一九二八年六月二十日奔流裏封面所載。〕



# 『藝苑朝華』廣告

雖然材力很小，但要介紹些國外的藝術作品到中國來，也選印中國先前被人忘卻的還能復生的圖案之類。有時是重提舊時而今日可以利用的遺產，有時是發掘現在中國時行藝術家的在外國的祖墳，有時是引入世界上的燦爛的新作。每期十二輯，每輯十二圖，陸續出版。每輯實洋四角，預定一期實洋四元四角。目錄如下：

1. 近代木刻選集(1)

3. 近代木刻選集(2)

以上四輯已出版

5. 新俄藝術圖錄

2. 落谷虹兒畫選

4. 比亞茲萊畫選

6. 法國插畫選集

7. 英國插畫選集

9. 近代木刻選集(3)

11. 近代木刻選集(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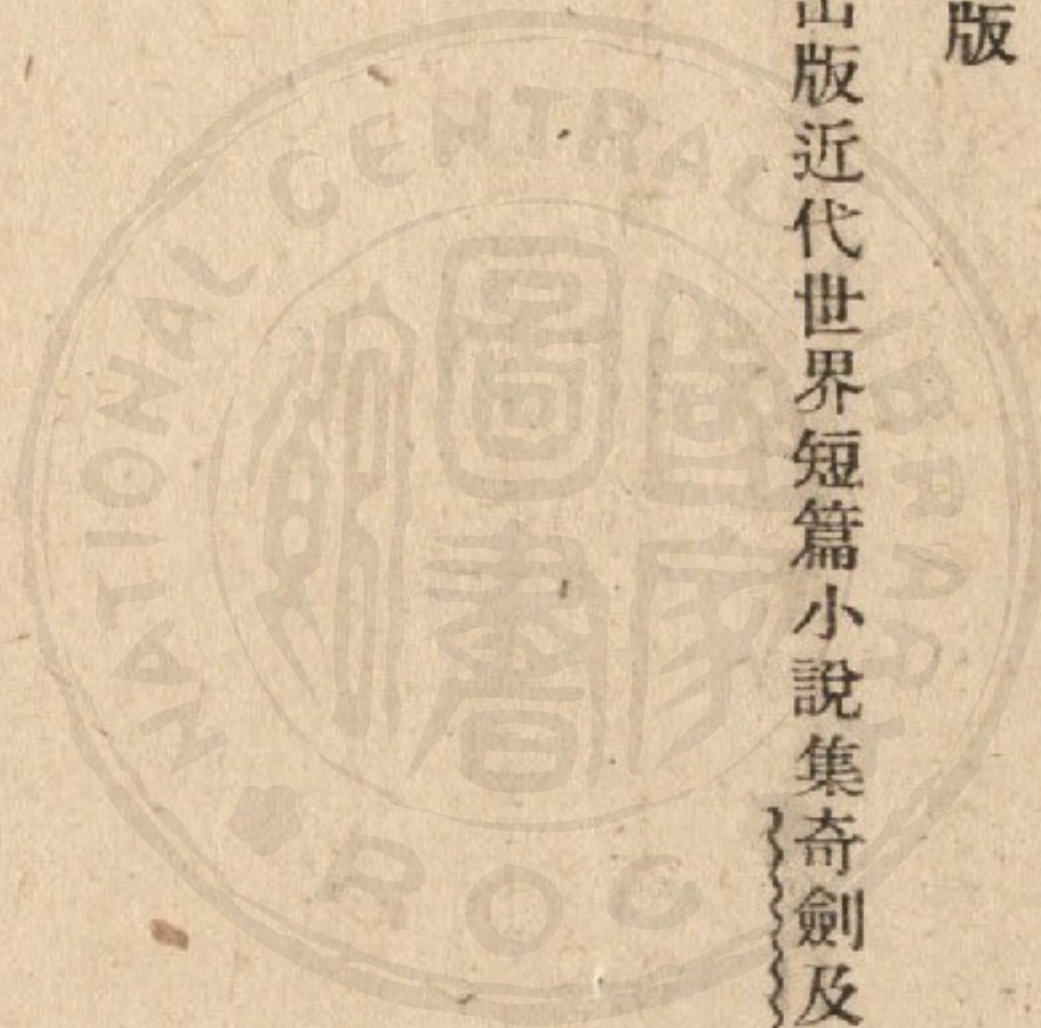
朝花社出版

8. 俄國插畫選集

10. 希臘瓶畫選集

12. 羅丹雕刻選集

〔登在一九二九年出版近代世界短篇小說集奇劍及其他等書末的廣告。〕



# 『文藝連叢』

——的開頭和現在——

投機的風氣使出版界消失了有幾分真爲文藝盡力的人。即使偶然有，不久也就變相，或者失敗了。我們只是幾個能力未足的青年，可是要再來試一試。首先是印一種關於文學和美術的小叢書，就是文藝連叢。爲什麼『小』這是能力的關係，現在沒有法子想。但約定的編輯，是肯負責任的編輯；所收的稿子，也是可靠的稿子。總而言之：現在的意思是不壞的，就是想成爲一種決不欺騙的小叢書。什麼『突破五萬部』的雄圖，我們豈敢，只要有幾千個讀者肯給以支持，就頂好頂好了。現在已經出版的，是——

1. 不走正路的安得倫

蘇聯聶維洛夫作，曹靖華譯，魯迅序。作者是一個最偉大的

農民作家，描寫動蕩中的農民生活的好手，可惜在十年前就死掉了。這一個中篇小說，所叙的是革命開初，頭腦單純的革命者在鄉村裏怎樣受農民的反對而失敗，寫得又生動，又談諧。譯者深通俄國文字，又在列寧格拉的大學裏教授中國文學有年，所以難解的土話，都可以隨時詢問，其譯文的可靠，是早為讀書界所深悉的，內附藹支的插畫五幅，也是別開生面的作品。現已出版，每本實價大洋二角半。

2. 解放了的董·吉訶德 蘇聯盧那卡爾斯基作，易嘉譯。這是一大篇十幕的戲劇，寫着這胡塗固執的董·吉訶德，怎樣因游俠而大碰釘子，雖由革命得到解放，也還是無路可走。並且襯以奸雄和美人，寫得又滑稽，又深刻。前年曾經魯迅從德文重譯一幕，登北斗雜誌上，旋因知道德譯頗有刪節，便即停筆。續登的是易嘉直接譯出的完全本，但雜誌不久停辦，仍未登完，同人今居然得到全稿，實為可喜，所以特地趕緊校刊，以公同好。每幕并有畢斯凱萊夫木刻裝飾一幀，大小共十三幀，尤可賞心悅目，為德譯本所不及。每本實價五角。

正在校印中的，還有——

3. 山民牧唱 西班牙巴羅哈作，魯迅譯。西班牙的作家，中國大抵只知道伊本納茲，

但文學的本領，巴羅哈實遠在其上。日本譯有選集一冊，所記的都是山地住民，跋司珂族的風俗習慣，譯者曾選譯數篇登奔流上，頗為讀者所贊許。這是選集的全譯。不日出書。

4. "Noa Noa" 法國戈庚作，羅懋譯。作者是法國畫界的猛將，他厭惡了所謂文明社會，逃到野蠻島泰息諦去，生活了好幾年。這書就是那時的紀錄，裏面寫着所謂「文明人」的沒落，和純真的野蠻人被這沒落的「文明人」所毒害的情形，并及島上的人情風俗，神話等。譯者是一個無名的人，但譯筆卻並不在有名的人物之下。有木刻插畫十二幅。現已付印。

(一九三四年)

## 『譯文』終刊號前記

『譯文』出版已滿一年了。也還有幾個讀者。現因突然發生很難繼續的原因，只得暫時中止。但已經積集的材料，是費過譯者校者排者的一番力氣的，而且材料也大都無意義之作，從此廢棄，殊覺可惜。所以仍然集成一冊，算作終刊，呈給讀者，以盡貢獻的微意，也作為告別的紀念罷。

譯文社同人公啓。二十四年九月十六日



## 介紹『海上述林』

本卷所收，都是文藝論文，作者既係大家，譯者又是名手，信而且達，並世無兩。其中寫實主義文學論與高爾基論文選集兩種，尤爲煌煌巨製。此外論說，亦無一不佳，足以益人，足以傳世。全書六百七十餘頁，玻璃板插畫九幅。僅印五百部，佳紙精裝，內一百部皮脊麻布面，金頂，每本實價三元五角；四百部全絨面，藍頂，每本實價二元五角，函購加郵費二角三分。好書易盡，欲購從速。下卷亦已付印，準于本年內出書。上海北四川路底內山書店代售。

〔一九三六年十月刊載于各出版物上。〕



## 編後說明

魯迅先生豫備這集子的意思大約是這樣的罷；因爲集外集所載的尙覺有未備之處，似乎還可以補足一下。所以特地託老友宋紫佩先生，把平寓所存的晨報副刊，京報副刊，莽原週刊等寄來。之後，費了不小心血，自己親自抄錄，有可以補充的，隨時給寫下『補記』如編完寫起等是。有在本文之後添列別人文件作備考的，如咬嚼之餘，咬嚼未始乏味，田園思想等是，爲了添加備考，所以本文雖則在集外集登載過，這里仍將篇名列入。其夢，愛之神，桃花，他們的花園，人與時，渡河與引路，雜語，流言和謊語等，雖則費了先生一番功夫，抄寫出來，但因已見集外集，而亦未附加補記之類，由廣平斗膽抽去，以免重出。

很不幸的，先生編輯未完而病作了。集外集拾遺這書名是他自己定的。本書編輯法，

則依照先生校正過的集外集的式樣排列，以歸劃一，而表遵循。

集外集預備出版送檢時，其中編者引言，來信，啓事，老調子已經唱完，上海所感，今春的兩種感想，幫忙文學與幫閒文學，不走正路的安得倫小引，英譯本短篇小說集自序，譯本高爾基一月九日小引等共十篇，那時被抽去了，先生特另紙抄載書目，雖則原稿已落于檢官之手，幸而如今春的兩種感想等篇，承友好之助，得以重行補全，俾符先生特意收入『拾遺』中的原意。

其他如懷舊，一個罪犯的自述，我纔知道，中山先生逝世一週年，何典題記，十二個後記，爭自由的波浪小引，游仙窟序言；及藝苑朝華之近代木刻選集小引，路谷虹兒畫選小引，比亞茲萊畫選小引，新俄畫選小引，浮士德與城後記，靜靜的頓河後記，梅斐爾德木刻士敏土之圖序言，鐵流編校後記，好東西歌，公民科歌，南京民謠，言詞爭執歌，解放了的董·吉訶德後記，北平箋譜序，引玉集後記，城與年插圖本小引等篇，諒爲先生故意刪掉或漏落，或年遠失記，一向沒有收集的。爲了敬仰先生的一切，全集盡力之所能集，這里也都編入了。

先生于古詩雖工而不常作，偶有所感，也多隨錄隨失。茲就能搜求及的，附之集內。先生畢生對於文字，態度嚴肅，故每一執筆，雖寥寥數言，頗費匠心，且多爲讀者所揣摩愛好。如譯文前記，奔流凡例，及海上述林等之介紹廣告，每于字裏行間，卓具風格，特附于後，或不無意義歟。

所深自疚歉的，就是先生文章浩瀚，普散各方，歷時且久。以個人微力，忽促編就，烽火遍地，文化凌夷之際，如河南雜誌中的破惡聲論等篇，雖承楊霽雲先生示知，而無從搜到。或更有遺漏，在所不免。所冀愛好先生著作者，有以助之，俾將來益臻完備，幸甚。

雖然，本集之得以付印成書，其中許多不易收集到的材料，仍然是感謝遠近友好，賜以指導的，特此表示謝意。

一九三八年四月二十二夜，許廣平。



中華民國陸拾伍年叁月貳拾日

贈

魯迅三十三年集

集外集拾遺

3.



著者魯

迅

編纂者魯迅先生紀念委員會

出版者魯迅全集出版社

發行者魯迅全集出版社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十月版

每部分訂三十三冊

國家圖書館



000605418



譜